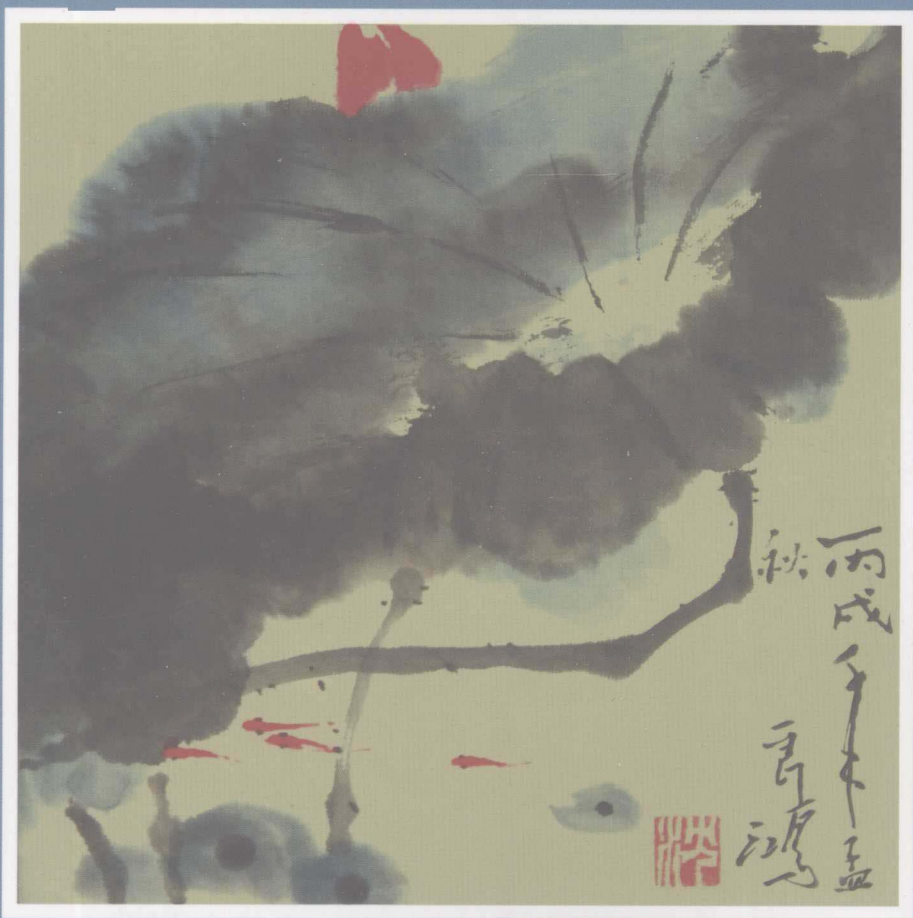


宜昌作家散文选

张泽勇 主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宜昌作家散文选

张泽勇 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01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宜昌作家散文选/张泽勇主编.
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216-04937-3

- I. 宜…
- II. 张…
-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-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39079号

宜昌作家散文选

张泽勇 主编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 430070

印刷: 宜昌市广鹏印业有限公司

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毫米×980毫米1/16

印张: 16.875

字数: 287千字

插页: 2

版次: 2006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册

定价: 38.00元

书号: ISBN 7-216-04937-3/I·484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序

张泽勇

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，我就有了一个坏毛病：读书只喜欢洋人的、古人的，不大喜欢现当代作家的作品，对宜昌本土作家作品就看得更少。

个中原因我想很多朋友不言自明。人生苦短，精力有限，若要悉数读尽天下书，即使活上千年，也恐难完成此任。因此，藏书要藏名著，读书要读精品，这是我一贯的阅读主张。况且，名著、精品不是哪个党派、哪个文豪、哪个权威机关评判的，而是靠时间和历史这两位无情而公正的大师定夺的。

智者千虑，也有一失。我不是智者，当然也就不知失之多少回了。譬如，不大看或者说根本不愿看宜昌本土作家作品，就是一大过失矣。究其原因，还是“外来的和尚会念经”之俗念作祟。2006 年 9 月，颇得余闲。我受作协指派，以三峡晚报《宜昌作家撷英》专栏为依托，编辑《宜昌作家散文选》。我要感谢市作协给我这个机会，让宜昌作家的作品着着实实给我上了一课，使我懂得“自己的文章，别人的老婆”的理论是多么荒谬。我在编选此书的时候，完全可称得上“沉浸浓郁，含英咀华”。我几乎天天被宜昌作家的作品所感动。感动之时常常忘形，还情不自禁冒出粗话：“狗日的，写得真好！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啊！”人有时也怪，似乎只有说粗话才能把感情表达得酣畅。

光说粗话毕竟低俗，还得说说好的理由。

老作家如鄢国陪、黄声笑、习久兰，我就不说了，他们的小说、诗歌，早有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予以定评，用不着我在此多嘴饶舌。我只

是想说，他们是我们宜昌人的骄傲。就是因为有了鄢国陪的《漩流》、黄声笑的《北京见到毛主席》、习久兰的《公社铺云我下雨》等作品，才使中国文坛不敢小瞧宜昌。

还是说说这本选集的作品吧。

最能让我震撼的是以映泉、吕志青为代表的小说家的作品。映泉、吕志青、姚鄂梅、田天、陈宏灿、蒋杏、万昌言、周立荣、韩永明、闫刚、陈孝荣、杜鸿等人，他们的散文作品，有点像苏东坡表述自己的作品一样：“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一泻千里。”何以造成如此局面？我姑妄猜测：这是由于小说家长于叙事使然也。小说家写惯了人物命运，当不是用一个又一个情节来铺陈故事的时候，只是选取写小说剩下的边角废料，但这个边角废料绝不是普通材料，看似平常，其质地是那样坚实，光泽是那样动人，因此加工成的散文作品虽说只有一两千来字，其内容也只是生活中的某个瞬间，但表达的思想感情，却能给你灵魂深处以重重一击。映泉的《最后一念》（嘿，题目令人想起都德小说《最后一课》），写的是文革时期舅爷弥留之际说的一句大实话：“……斗人的，挨斗的，反正都是要死的。”就是这样一句具有哲学意义的语言，叫映泉胸襟突然豁达，从此懂得了人生。他的语言也许没有散文家的语言那样华丽，但叙述从容不迫，张弛有度，千字短文却能胜过言之无物的洋洋万言。

吕志青，是我佩服的又一位作家。他的中篇小说《南京在哪里？》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获大奖，足见具有大家气象的才情。可我更喜欢他那绵里藏针的散文。他的散文常常取材于我们身边熟视无睹的事物。本书选辑的《迷惘者的回旋曲》，写的是一个人的胡思乱想，甚至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过彷徨……这些不经意的事情，经他一加工，所表达的生活哲理，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，让你心中一凛。他的观察是犀利的，能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看不平凡的道理来；他的写法是细腻的，叙述描写是那样游刃有余；他的推理是严密的，步步为营，直至征

服你的内心。

说来也怪，作家们都是喜欢文学的，可是经营了半辈子之后，发现文学并不是令人销魂的美女，而是挥之不去的“魔鬼”。姚鄂梅的《自言自语》，蒋杏的《尴尬之旅》，周立荣的《为什么写作》，韩永明的《她在一个什么地方等我》，陈孝荣的《我以一生筑大厦》等作品，毫无例外地表达了作家们苦恋文学的复杂感情。姚鄂梅的孤独、韩永明的无奈、周立荣的感伤、陈孝荣的叹惋……无不叫人思绪万千，感慨不已。由于作品反映的是作家们几十年郁积于心的感情，所以，他们一旦找到坦陈心迹、直抒胸臆的泻口，其澎湃的激情，就汹涌而出，大有排山倒海之势。这也是小说家散文好看的重要原因。

其次是诗人的散文也叫我感动。著名诗人刘不朽，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师。当年他驰骋于文坛之时，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。80年代，有幸开会见到他时，我就像一位业余歌手见到歌坛大腕时张不开嘴一样，自惭形秽。我俩甚至没有谈过文学。我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他，默默地品读他朝气蓬勃的诗。近年来，他闭门谢客，执着于《三峡探奥》的写作，先且不论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究竟有多大，仅这位有着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作家对生命的严肃态度，就足以让我们后辈汗颜！这次选载的《三峡悬棺起源新解》，叫我想起了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胡适思想，表达了他独特的对三峡悬棺起源的认知。由于作者是诗人出身，虽说他写的是学术性文字，但不难看出，全文仍燃烧着诗的火焰。诗人姚永标《太阳出来了，但我们要睡了……》是催人泪下之作。他以如泣如诉的口吻，叙述了祖母、母亲、姐夫的不幸，让人感到生活的沉重与艰辛，惟有爱可以战胜苦难。此外，刘小平的《写在〈巴山夷水〉出版之际》，周凌云的《一座孤傲的庙》等诗人的散文作品，语言是诗化的，描摹是空灵的，无不散发着只有诗人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。

再该说说散文作家的作品了。应该说，宜昌是有一个以李华章、甘茂华、胡世全、温新阶等为代表的三峡散文作家群，或者说是一个散文

作家的方阵。从取材来看，他们都是写三峡、写清江、写巴楚，或描写风景，或记叙人情，大都写出了三峡的美。我是主张散文要表现美的。

其实，不光是散文，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表现美。钱谷融教授说得好：

“人生原本是平淡无味的，况且还经常遭遇一些天灾人祸，使人感到人生之艰难与无奈，所以经常会产生失落、失望甚至绝望之情。但是，正是有了艺术，有了许多艺术家和艺术作品，它们把人们心中真与善展示出来，把刹那间的美凝固下来，变成永恒，才使得人生生机盎然。”都是表现美，散文作家的风格又不尽相同。李华章的《“千年屋”》，是通过母亲“让棺”的深情叙述，写母亲的崇高与大美；甘茂华的《三峡的声音与姿态》，是通过川江号子和峡江地理的细致描写，则写出峡江山水的雄奇之美；胡世全是学历史的，他的《沧桑大峡谷》，自然是少不了三峡沧桑变迁史的，因而他的作品更是透露出几分悲壮之美。

散文作家群中，还值得一提的是“新生代”。青年作家谭岩、陈刚、梅子、朱朝敏、王玲等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善于从普通平凡事物中取材，写出年轻人不安静的心灵世界。谭岩的《乡村素描》，写出了乡村生活的哲理；梅子的《穿过历史的烟尘》，写出了—一个家族的繁衍史；陈刚的《乡村静境》，写出了乡村生活的诗意；朱朝敏的《打开九畹溪》，则致力于生命意义的探寻；王玲的《七月的心恋》，写出了新时代父女两代人的隔膜……面对年轻作家的冲劲与长势，我常常喜悦而又惊骇：我辈自叹弗如矣！

本书的另一亮点，收录了以符号、高峡、黄波、张勇、杨学武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的佳作。符号从市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没有了官场的束缚，不说是口无遮拦，毕竟是敢于直言了。他的作品始终有一种干预社会、关注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黄波，是宜昌文坛升起的一颗瞩目的新星。他年纪不大，却像学富五车、饱经沧桑的老者，以老辣的笔法，独立的人格，敢与杂坛名家“试比高”。他的随笔《朱自清的1948年》、《新闻史上的“范长江现象”》等，其语言的老辣、逻辑的缜密、思想的深刻，

不得不令人叹服。如果说宜昌作家走向全国的话，黄波就是这样一位每年全国杂文选本“入选率”最高，且以数十篇作品刊发我国知名报刊的新秀，率先大踏步地走向全国了。此外，高峡的新颖立论，张勇的优美语言，杨学武的严谨推理，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《宜昌作家散文选》，可以说是宜昌多年来难得的一本精品集，是宜昌读者认识本土作家的一本优秀读物。我道此言的另一依据是，除了作家本身作品的魅力外，张永久兄以他诗人的语言功力、小说家的叙事实力、编辑家的认知能力，对不少作家及其作品予以了评介和赏析，为这本书可读可赏可藏增色不少。尽管这些点评不能说篇篇精彩，只是表达了永久兄个人喜好的文学主张和审美情趣，镌刻着强烈的“张氏”烙印，但仍不失为宜昌文学园林里最为动情的导游辞。

本书也收录了我的肤浅之作，我是不便王婆卖瓜的。我出生于上世纪困难年月，成长于动乱之中，读书甚少。读书少也就罢了，偏偏又喜欢上了文学；喜欢文学原本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，不幸的是本来营养不良，而又热衷于干着营养透支的事，这就注定喜欢文学的我，难免有几分悲怆。好在我有这样一个浅识：不管你是总统也好，还是将军也罢；你是作家也好，还是农民也罢，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过程而已。既然都只是一个过程，正如“农民哲学家”——映泉的舅舅说的：反正人都是要死的。这就大可不必以结果论英雄了。只要自己觉得生命燃烧，生活快乐，并能以自己的作品给苦难的人生带来些许的快意和美感，也就足矣。

有人会说：你把宜昌作家捧得如此之高，难道他们真是这样吗？凡事都具两面性：宜昌作家当然还有诸多不足。譬如，宜昌除映泉、姚鄂梅、吕志青、黄波以外，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家还不是很多。这部书的大部分篇什质量是好的，但也有一些作品，好似红漆家俱，规矩，方正，其结构也很严谨，语言也很优美，就是不能震撼人的心灵。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现实，才是有自信心的表现。

搞文学真是一桩苦差事。多少有才华有抱负的作家，盘马弯弓，气冲斗牛，除少数侥幸在《四库全书》的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留下文字外，大都呕心沥血，饮恨而终。何以至此？除学养缺失等多种因素之外，道不足也。我至今仍然认为，文要载道。经、史、子、集为何传世？是道使然，是文史哲融于一炉使然。现在有作家终于明白，注重读书，这当然很对，但依鄙人拙见，这只能解决文的问题。而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，是要靠作家拥抱现实的潜心观察和生命体验获得的，而不是关在象牙塔中拾人牙慧的结果。当然，既是文学作品，毫无疑问要讲究文采和形象。譬如小说，你思想再深刻，道理再伟大，偌无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呼之欲出的人物，也是白搭。传世的作品必然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结合。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历代名著，无一不诠释着这个规律。

好了，言多必失，这是古人早有定论的。在大家没有看到正文之前，我说得够多的了。就此打住。若不经意冲撞谁了，请多多包涵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10月1日于宜昌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张泽勇 (1)
生命就像香溪河·····	万昌言 (1)
讷于言而敏于行·····	张永久 (2)
时间以外的村庄·····	元 辰 (4)
心怀坦荡的兄长·····	张永久 (6)
七月的心恋·····	王 玲 (8)
秘密交叉的小径·····	张永久 (12)
律师手记·····	邓宜平 (14)
行走在法律与文学之间·····	夏 雨 (18)
作家的背篓装什么·····	田 天 (21)
作家是这样炼成的·····	张永久 (23)
三峡的声音与姿态·····	甘茂华 (25)
心中还有一本书·····	张永久 (31)
与柳如是相遇·····	冯汉斌 (33)
书里书外读汉斌·····	李 沂 (35)
三十年河东·····	史文银 (38)
茫茫商海一文人·····	张永久 (40)
三峡悬棺起源新解·····	刘不朽 (42)
走学者化道路的作家·····	张永久 (44)
写在《巴山夷水》出版之际·····	刘小平 (46)
夜莺唢呐变奏曲·····	张永久 (48)
迷惘者的回旋曲·····	吕志青 (50)
锋芒初露,大气渐成·····	张永久 (52)
宁静的沱江·····	闫 刚 (54)
白云深处一野鹤·····	张永久 (55)

目 录

打开九畹溪·····	朱朝敏 (57)
我看朱朝敏散文·····	杨献平 (61)
“千年屋”·····	李华章 (64)
酒兴缘何·····	李华章 (66)
仁厚长者,精彩华章·····	王广宜 (67)
玉泉雪·····	陈宏灿 (70)
亦官亦文,平常人生·····	张永久 (72)
乡村静境·····	陈 刚 (74)
色彩与声音的乡土·····	周立荣 (76)
倾听一种声音·····	陈胜乐 (78)
散文美学的拓荒者·····	力 人 (80)
我用一生构筑大厦·····	陈孝荣 (84)
拼命三郎的困惑·····	张永久 (86)
陆城夜色·····	陈本华 (88)
我的兄弟·····	张永久 (90)
剩下的江南·····	张 勇 (92)
幽默率真一书生·····	张永久 (94)
胡风案中的两个人物·····	张永久 (96)
让我用鞭子抽你·····	张永久 (101)
孙犁的小说·····	张泽勇 (103)
率真的歌者·····	张永久 (108)
把人当动物看·····	杨学武 (111)
朋友是老的好·····	张永久 (113)
夜宿乐平里·····	杜 鸿 (115)
隐者之乐·····	阿 磊 (118)

目 录

谁叫你是警察·····	杜培俊 (121)
一个男人的世界·····	张永久 (123)
一棵树·····	吴 强 (125)
做一棵树是幸福的·····	张永久 (127)
鱼岛“马”缘·····	吴绪久 (129)
是真饮者自风流·····	张永久 (131)
为什么写作·····	周立荣 (133)
一个民族和一个汉子·····	张永久 (136)
一座孤傲的庙·····	周凌云 (138)
诗化的散文·····	张 铭 (140)
最后一念·····	映 泉 (142)
金不换的行当·····	张永久 (144)
太阳出来了，但我们要睡了·····	姚永标 (146)
一位诗人的轻与重·····	张永久 (153)
自言自语·····	姚鄂梅 (156)
小妹已长大·····	张永久 (157)
感受大海·····	赵红继 (159)
匆匆并非烟云·····	张永久 (161)
填好这一栏·····	高 峡 (163)
高峡处处妙文章·····	力 人 (164)
沧桑大峡谷·····	胡世全 (168)
白云苍狗谣·····	张永久 (176)
穿过历史的烟尘·····	秦晓梅 (178)
飘零也是一种飞翔·····	谢 明 (187)
一个人的园子·····	郭 寒 (189)

目 录

一个人和一条河·····	张永久 (202)
天涯遁·····	郭海燕 (204)
郭海燕印象·····	温新阶 (206)
欧阳海“变脸”·····	殷小英 (208)
人生如戏须当真·····	张永久 (210)
“损不足而奉有余”·····	符 号 (212)
儒雅二字最相宜·····	张永久 (214)
新闻史上的“范长江现象”·····	黄 波 (216)
黄波印象记·····	符 号 (220)
祖父是名人·····	彭善良 (222)
名人之后·····	张永久 (224)
她在一个什么地方等我·····	韩永明 (226)
内心的力量·····	张永久 (227)
寻找屈原·····	韩永强 (229)
峡江歌者·····	甘茂华 (235)
真挚的友情不会凋零·····	温新阶 (237)
我想给你打个电话·····	张永久 (239)
尴尬之旅·····	蒋 杏 (241)
小河静静地流·····	张永久 (243)
乡村素描·····	谭 岩 (245)
乡村歌手·····	许阿磊 (251)
后记·····	刘玉泉 (255)
附录：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名单	

万昌言，1949年9月出生，湖北兴山人，曾当过煤矿工人、制漆工人、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至今已在京、沪、鄂、鲁、皖等省发表中篇小说七部、短篇小说二十余篇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山里人·城里人》、《紫血褐土》，中篇小说集《独木桥上》。

生命就像香溪河

万昌言

儿时所见的香溪实在太美了，蓝英英的溪水晶莹清醇，掬一捧入口，甜津津的；大大小小的干净卵石白光辉映，独立突兀的岩板之上，可见尺多长的鲤鱼，几寸长的“白鳞儿”、“桃花瓣”一对对、一群群在窗玻璃般透亮的浅水里自在嬉戏！记得是我读三年级时，有一天，一只角鹿突然跑进城关小学操场，惊得我们数百小学生一起欢呼雀跃。调皮的角鹿为稚嫩小儿所围追簇拥，极优雅地绕操场小跑几周，跃过矮墙，游过正涨水的河滩，然后抖抖皮毛上的水珠，缓步登上妃台，消失在杜仲林子里（那时候，妃台山那片绵延数百亩的杜仲树林尚未被砍伐尽净）……从木鱼坪香溪源头地下涌出的溪水，在那个树木多人迹少的年代，就算偶遭污染，掺进来的不过是些角鹿、羚羊、野猪、狗熊等等动物老死后的尸骨、遭雷暴劈裂的栎树或三毛榉飘积在低洼沟谷间的枯枝败叶……那时候的香溪，纯洁可爱得就像小猫、小狗、小虎豹，像人生的童年和少年！

与大江大河相比，香溪实在是太渺小了，就如同生活着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一般微不足道。存在是一种无奈，你不得不去接纳那些原本你压根儿并不需要、甚至是十分厌恶的东西，这亦如我们眼前的香溪，太多的生活垃圾和有毒废水没商量地一齐涌来，使靓丽清秀、美少女也似的香溪，现如今已渐露半老徐娘般的衰颓模样了……耳边不禁响起一首电视剧的片尾曲：“爱你的人儿来了，你爱的人儿走了。窗前的姑娘哭了。孤独的云儿飘着……”

时间一天天推移。也许，种种不如意、烦恼、甚至伤心的东西，是你生命旅程中不得不接纳的吧？香溪不语，我也不语。我知道我们都怀揣着一点美好的希望，香溪继续淙淙朝东流，我也将继续朝前过我的日子。

讷于言而敏于行

张永久

万昌言扎在兴山县城里默默耕耘，终于有一天有了结果：大约是 80 年代吧，安徽《清明》杂志发表了他的一个中篇小说，接着又是一个短篇小说，再接着，万君的小说一篇篇出笼了，直到去年——也就是 2001 年，他的长篇小说《紫血褐土》获得宜昌市屈原文艺创作奖，算是划了一个小小的句号。

从他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起，我就一直关注着。此君小说语言洗练，人物鲜活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浓郁的悲哀与无奈，论起风格来，有点像日本作家川端康成。这与昌言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态度有关。昌言年轻时当过矿工，那个年代，一个右派的儿子，能当上矿工就是不错的，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苛求呢？除了一头钻进矿井里狠劲采掘外，业余时间他吹口琴、拉二胡、画画……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主宰着他的心灵，到了夜里，他闷头扎进工棚的煤油灯下，把一腔悲愤往稿纸上倾诉。

对于不屈服的人，命运往往更加关注。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居然有女性爱他，那人是县歌舞团一位美丽的演员，倾心于昌言的才华，不顾家庭阻挠和社会议论，在昌言耳边呢喃发出誓言：非此人不嫁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一对伉俪相互搀扶着，在世上度过半辈子了，如今已到了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的心境。在平淡的日子里，回忆当年的浓烈，昌言君一定会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

有了爱情的滋润，昌言的小说风格平和了许多，渐渐有一种悟透了的大气。后来他调到了县文化馆，开始了专业的文字匠生涯，日子过得平坦了，愤世嫉俗的心境为之一变，成了宽容大度，也掺杂了一丝无奈。这样的心境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错的，心里装的故事像陈年的老酒，一篇篇往外流了出来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。昌言的名字也像一圈圈逐渐扩散的波浪，被更多的人所熟悉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好酒不怕巷子深。

我曾经听昌言君讲过一些故事，印象并不太深刻，倒是他矫健的身手，使我记忆犹新。比如说：有一年我们结伴到神农架，亲眼见到昌言君打猎时追着那只狗漫山奔跑的镜头。换个场景：在香溪河里，昌言君脱下半身斯文，拉着张鱼网，沿河边吆喝边往前捞鱼的画面……的确是很美的，那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男人。岁月依稀如梦，但愿昌言君的生命活力还像火种一样存活在心中，但愿能被点燃，成一片燎原。

元辰，原名袁国新，男，1948年9月出生于宜昌县，曾为国家公务员，现已退休，湖北省作协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社科副研究员，宜昌市夷陵区作协主席。1970年开始业余创作，发表与出版的主要作品有：理论集《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》，杂文随笔集《悠游人生》、《网上漫语》，中篇集《元家场》、《废弃的城堡》，随笔集《键盘敲响的文化乡思》、《生命沉思录》，散文集《漂泊的魂灵》等。

时间以外的村庄

元 辰

秋天，和文友去一个村庄拍专题片。村里的人希望外界了解他们那里的自然资源，希望城里的人到他们那儿旅游。村里的人往城里跑了若干年，解决温饱并且有了积蓄之后，看不惯城里嘈嘈嚷嚷的环境，觉得城里人应来村里与他们共享宁静，同时免得他们千辛万苦把山货往城里运。

村子在三峡的崇山峻岭中，是青年诗人的故里。诗人说它在大山的怀抱里，自然古朴，景观天成，没有太多的文化因袭，仿佛一枚化石，搁置在时间之外，虽然居家迁徙已久，每次回乡，总获得新生的冲动。诗人要用诗一般的文字和画面传达乡亲们的淳朴和自己的感动。

我以为唤醒必定在时间之外。久困于红尘，大家如落水之人，除了记忆什么也抓不住。而记忆也会随时间遁逃，连朋友的年龄、住址和电话号码，爱人的盟誓和容貌，往往都成为过眼烟云，许多细节，永远无法记起。时间之内没有恒在。只有孤独、寂寞与疲惫相伴而生。因而对诗人的故乡以及乡亲们的那份淳朴弥觉珍贵。

沿着斗折蛇行、宁静平坦的山村公路，渐行渐远，步行走近村庄。一路峰回路转，荒芜的坟茔，半死的篙蓬，纷舞的蒲公英。乌柏子释放心花，五爪叶攀岩眺望。红果，翠竹，清泉与泥潭。二三山民，黄牛斜视。山重云叠，